

發育時，每由莖旁萌生許多苗，（俗名鷄，西人亦名此種苗爲鷄雛，意謂其如雛之環繞母鷄也），若不除去，則水分爲所分吸，母莖營養缺乏，則結果實亦不能十分肥碩，故栽種鳳梨者，須不時巡視，若見有苗萌生便去之，以無礙母莖之生長。（丁）拔尾，鳳梨果實頂端有尾甚長，此尾若任其生長，則殊有礙鳳梨之發育，故當其開花時，即須拔去，惟拔後，仍須將原尾置之原位，不可棄去，蓋拔時頂端有孔，若不遍蓋，則雨水可以侵入，太陽可以蒸晒，鳳梨必至腐爛矣。

（十）鳳梨在馬來半島植物界之地位，與僑界種植家之關係，馬來半島植物土產出品，最大宗者，首推樹膠，其次鳳梨，樹膠各色人種皆有經營，鳳梨一項，則皆我國人所獨操，蓋外人對於此項實業，不甚重視，此地土人兼有種之者，其數甚微，不過只供生食而已，吾僑之經營斯業者，爲數既衆，以之起家者，亦不乏人，如陳嘉庚林義順王水斗皆是，顧多數種植家，大都眼光短小，宗旨不定，價高則爭種，價敗則爭棄，去就進退之間，一以市價爲轉移，毫無計劃，毫無定見，其不失敗者幾希，然亦有抱穩健主義，兼顧並營者，如以種樹膠爲主體，而以其餘地附種鳳梨，此種種辦法爲利甚薄，其最著者，爲小資本，得以經營較大之事業，蓋樹膠種後，須至六年，方能收成，鳳梨則僅十六個月，以短期收穫之利，補助長期虛耗之費，金融周轉既便，自能持久不墜，且樹膠園附種他項植物，雜草不易發生，亦可減省雇工交草之費，而且二者兼種，可無一齊失敗之虞，此亦我僑界種植家，所當注意者也。

魚

鱷



【鱷魚】（一）形狀 鱷魚與蝶螺鯢魚，同爲爬蟲類之一，水陸兩棲，雄者，尤善登陸，性嗜殺而猛惡，全體被堅硬之鱗甲，利刃不能傷，鎗彈亦難入，四足趾有爪，嘴長頸短，不能顧盼，喉口有二綫，以分泌口涎，無舌，食物口仰天，齒極銳，數凡四十餘，尾特長，常潛伏熱帶地河口沼澤間，攫食鷄犬等動物。

（二）性質 鱷魚性雖殘忍，而與龜則爲狀良洽，或龜登鱷魚之背，或鱷魚玩弄龜之軀幹，融融洩洩，絕不見有張牙舞爪，互相格鬥之狀，又善解人意，海濱漁民，常下水田撈魚被咬者，大呼大伯公多朗五字，輒可免，然亦不過一種鄉談，不可深信，惟其對敵物，則爲捕魚

之鉤釣，捕魚者，常以鉤釣置於海中，任魚之游泳而被觸，鱷魚亦常爲所中，故鱷之畏鉤，尤人之畏鱷也。

（三）孵化 鱷法之孵化，有天然人工二種，天然的，受太陽光熱孵化者居多，產卵於海濱沙礫中，任其自然孵化，惟雌鱷亦能製窠，美洲南部鱷魚養殖所，則盛行人工法，在鱷池內設置適當之孵化器，用火油燈保持攝氏三十五度溫度，使之孵化，產卵，在六月中，積枯葉爲窠，平均三十個，最多六十個，大約經八星期後，即有長六寸五分之幼魚出來，卵長三寸，闊約二寸，與雞蛋相似，既孵化之小鱷，長六寸半，不可與大魚同置一處，宜另以下等牛肉喂哺之，好奇之美國婦人，常有以小鱷放於膝上玩弄者，新加坡之印度人賣藥者，多携小鱷以爲招人購藥之吸引品。

石芒之人賣冰水者



（四）長生 據美國人報告，生長之度，一年約一尺五寸，二年二尺，四年三尺，八年六尺，七尺，十五年一丈二尺，壽最長者，達五六十歲。

（五）種類 大鱷體長一丈餘，常常登岸，襲人害畜，小鱷形體比大鱷小，棲居淡水，中，細口而長，體一丈餘，產於印度河，伊拉瓦底河（在緬甸）等濁流中，喜食魚族，亦能襲人。

（六）作用 品物良好之雄鱷皮，自七尺至一丈者，可得代價一百二十三元，下者，亦得五六十元，其他爪牙等物，價亦頗高，如若剝製完全之標本，或將活者售去，亦可得二百元，此據南洋鱷魚養殖所所調查者云。

第三章 調查

【南洋人種之概略】

馬六甲開闢最早，而種族則極錯雜，就其大者而言，則有馬來人，中國人，歐洲人，印度人，歐亞混血種人，中馬混血種人，日本人等，而印度人中又有錫蘭人，錫克人，達密你人，孟加拉人，齊智人等之別，此外如爪哇人，菲律賓人，安南人，暹羅人，緬甸人等，弱小民族，亦所在皆有，其錯雜之程度，尤以新加坡檳榔嶼等大都爲甚，有世界人種展覽會之觀焉。

前述各種族，皆非馬來土著，即馬來人亦爲亞利安人也，以其居馬來最久，故以土著目之，真正之土著，爲石芒人，及沙開人，石芒人爲

半島原有之番人，而沙開人，則自越南遷來者也。沙開人喜居山中，以遊牧爲生，食野果及野獸云。

【瓊州人南來之歷史及其最近生活狀況】南來之歷史，自歷史上觀之，中國文化自北而南，瓊島地處極南，故開化較遲，又中國土地肥沃，氣候溫和，居其地者，往往因享受天然幸福，而忘卻世間艱難，故中國人向來對於海上事業，少有顧問者，瓊州爲數十里瓊州海峽所隔斷，孤懸海外，中國人幾將其視爲海外之地矣，故無人攷究其歷史，觀察其地勢，近百年來，世界文明日進，交通大形便利，歐美商船先後東來，至是我國始揭開從前之深閨面，遂與紅髮碧眼之西洋人相周旋，而瓊州人亦於此時南來，其初所到之地，聞諸老輩人言，瓊州人先至安南西貢一帶，次由星州分散至各地，初到時，或爲闢草莽，斬荆棘，或自己以捕魚種植爲生，是說雖傳自老輩，恐難盡信，但頗有研究價值之處，夫庭安南西貢等處，其開闢實較馬來半島爲早，而馬來半島開闢最速者，則爲星州然



橋均被颶風所毀，漂流到安南船上漁人，仍忍饑耐苦，復謀舊業，漸積金錢，附潮州人之船，回潮州，再買舟回瓊州，抵家之日，鄉人咸來問訊，其人即將經過情形一告之，自此以後，各人私自造船赴海外，覓新生活者日多，南洋各島，遂徧瓊州人踪跡矣。

(二)瓊州與雷州半島只隔數十里海峽，當瓊州人未南來之前，瓊雷二州人民，已互相往來矣，其後瓊人見雷州人乘船南來，亦思觀

察新地，於是有五六人同船南來，日後回瓊，隨地傳播消息，因此南來之人，日有增加也。

以上第二條理由，比較第一條稍見確實，蓋當南宋之時，元兵南下，宋兵抵抗，帝昺流落崖州，人民各自逃難，有走至南洋一帶，（此即中國人南來最盛時代），有走至瓊州者，（此即大半瓊州之移瓊始祖），同在一地之人，而逃難遂分兩途，其後有尋親訪鄰之人來，於是因相見而相親相愛，因相親相愛，而述其逃難時種種情形，因而尋出頭緒，商議南來，此即第二條，所謂瓊州人附雷州人乘船南來之理由也。

最近之生活狀況，瓊人南來既不挾絕大金錢，爲營業之資本，又無近親遠鄰哀憐而扶助之，是以初到之時，東奔西走，無非徒費精力，左顧右盼，只覺滿目淒涼，然而終能忍耐生活，而不致餓死荒郊，流爲乞丐者，果何恃乎？大祇其人勤於工作，不辭勞苦，不畏艱難，人所不肯爲者，皆肯爲之，人所不能爲者，又能爲之，不以工資微薄爲憂，不以品職卑下爲恥，所憂者，只恐無處工做，無以供養家中之父母，所恥者，是爲遊民乞丐，污其先人之面目，既具有此種心理，自不難生活於世，至今歷史久長，來者愈衆，根底頗覺穩固，新到者，或在商店中學習生意，或隨親戚至各處學習工業，每月所得之工資甚少，工作時間又最長，以此一滴血一滴汗換來之微細工資，除個人衣食住外，尚須接濟家用之不足，當國家有事時，又須捐輸助餉，盡國民一份子之天職，瓊人負擔既如是之重，故不得不克勤克儉也，近日有一般無賴青年，既不識榮辱廉恥，又不惜血汗換來之金錢，早晚輾轉於賭場戲院之側，日夜徘徊於花街柳巷之間，金錢既消耗殆盡，身體又大受損害，此五年來瓊州青年所染之最大惡習，亦有心志士創辦夜學之所由來也，近來夜學林立，來學者日衆，不但減少其從前惡習，且增進許多智識，養成半工半讀有用之青年，真可謂瓊州人可喜之事也，但當初辦夜學之一二年，辦學之士，及入校之學生，皆踴躍爭先，成績甚好，近則瓊人夜學，殆如死灰，半生半死，毫無振作之相，此有識之士，所以爲瓊州人夜校流淚而太息，若不毅力進行，將來前途何堪設想。

活生之人來馬



瓊人此後應負之責任。瓊人工資極賤，而做工時間又最長，既如上述，故欲提高瓊人之身分，不得不先提高其智識程度，欲提高其智識程度，又非從教育上着手不可。瓊人現在教育，雖盡力提創，但優秀人才，仍不多見，故創辦學校養育人才，為瓊人第一急務。瓊人雖無千萬資財之富翁，而亦少見無衣無飯之貧士，是以瓊人無所謂貧富階級之分，因無貧富階級，故其人頗富於互助性，倘有人指導之，聯絡之，未有不樂施好義者。一人辦絕大事業，能力不足，而大多數人為之，則其力綽綽有餘，此則所望瓊人共起而圖之也。

【馬來人種考略】（一）馬來人種之起源。近世諸家，攷求馬來人種之歷史者，頗不乏人，如福倫將軍，如塞李倍博士，皆著有專書攷證馬來人種之起源，至最近出版諸書，則當推菲律賓檳城大學歷史教授格來氏所著者，最為博詳。瞻格氏書中，凡論及人種起源，及初民之宗教思想，悉根據福倫將軍之說，據福倫將軍之攷據，馬來人種，實發生於亞洲大陸，受治於印度文化之下，其後南徙渡海，而至馬來半島，其種繁衍，遂散布南洋各地，其留居亞陸而未徙者，即今日印度之馬來人種云。此說自印度馬來兩入種之語言文字攷察之，證據甚多。塞李倍博士，與格來氏，皆主張是說者也。然謂馬來人種，起源於印度者，實不自福倫將軍始，當一八八一年，萊頓大學梵語教授寇痕博士，曾以其研究之所得，公布於世，謂梵語與比塞耶塔果拉二人種之語言，多類似處，其後諸家攷求馬來語與印度語者甚衆，惟以塞李倍之說為最能推勘詳盡。塞李倍博士，曾取印度語中馬來語中之通用單名辭，一一對照之，而證明印度語與馬來語同源，且謂馬來語，產出於梵語，梵語為婆羅教所用之文字，而馬來人種之文化，實亦淵源婆羅門教，而操印度語之區域，而此各方面攷察之結果，今日所可斷論者，則古代馬來人種之發生地，及馬來先民之產地，必係崇奉婆羅門教，而操印度語之區域，其為印度大陸，可無疑義，故印度大陸者，實馬來人種之發祥地也。更考（馬來）一字，實起源於印度語，印度語謂山為馬來（Ma-la）而塔果拉語，則以（馬來由）Malayo 表遼遠之意，此二字音義均相近，尤足證明馬來族之起源於印度根，福倫將軍之攷證，古代馬來人種，自印度移殖世界各地，散布極廣，其族曾在東非沿岸居住，歷一千年之久，且開殖民地于好望角，其商業廣被于馬達加斯加 Maladvipas（馬來語稱為馬來加塞 Malagasa 其命名，亦與馬來人種有關），馬來提維 Malives or Maladvipas

海邊之馬來人住屋



各方面攷察之結果，今日所可斷論者，則古代馬來人種之發生地，及馬來先民之產地，必係崇奉婆羅門教，而操印度語之區域，其為印度大陸，可無疑義，故印度大陸者，實馬來人種之發祥地也。更考（馬來）一字，實起源於印度語，印度語謂山為馬來（Ma-la）而塔果拉語，則以（馬來由）Malayo 表遼遠之意，此二字音義均相近，尤足證明馬來族之起源於印度根，福倫將軍之攷證，古代馬來人種，自印度移殖世界各地，散布極廣，其族曾在東非沿岸居住，歷一千年之久，且開殖民地于好望角，其商業廣被于馬達加斯加 Maladvipas（馬來語稱為馬來加塞 Malagasa 其命名，亦與馬來人種有關），馬來提維 Malives or Maladvipas

即溜山島（諸地，印度西岸沿海五百里之地，古代均為馬來人種之殖民地，至今其地尤名馬來巴爾（印度之一州）其後馬來族勢力南漸，更逾海而殖民於蘇門答臘羣島及其相聯屬馬六甲半島海岸，沿長達七百哩，又在爪哇西里伯斯諸大島，及摩鹿加羣島中，建立王國，於是南洋諸島，乃悉成馬來人種之根據地矣。

（二）馬來人種與小黑人種之混合。當馬來人種入據菲律賓羣島時，島中原住土民，係黑膚鰐髮身材短小之人種，略與澳洲黑種相類似，後西班牙人稱此種土民為「小黑人」，當馬來人種未據菲律賓以前，小黑人種，散布羣島，為數甚衆，後為馬來族所侵，略，小黑人累受壓迫，種族浸衰，自近古異人種移殖菲律賓與小黑人種多相混，其族驟減，今則純粹小黑人之住居菲律賓者，僅限於數地，其人數亦日見減少矣。據鮑魯博士之攷究，今日菲律賓土民，多為馬來人種，小黑人種與漢人之混合種，惟其混合之成分，因馬來人種勢力之強弱，而各有不同，如巴戰焉，其他凡依龍戈族之風俗習慣，殆無不淵源於小黑人種與馬來人種者。



拉灣島中，所住之巴塔克人種，實係小黑人種，其所含馬來種血統極少，又該島所住塔果拔諾斯人種，則係馬來人種而雜有�黑種之血統者也。

（三）依龍戈人種。在菲律賓住居之部落民族中，更有依龍戈人種 Hongsots 者，據鮑魯博士之攷察，謂係馬來種，小黑人種之最初混合種，身矮髮捲，首短鼻闊而扁平，比較的與純小黑人種鄰近，雖時與小黑人種人敢覺，而其種族，則確含有小黑人種血統無疑，當馬來人種與小黑人種接近時，依龍戈種處於中間之地位，在戰爭中，小黑人習用弓矢，馬來人習用矛戟，而依龍戈種則能兼用弓矢矛

由上言之，今日菲律賓人種，皆小黑人種與馬來種之混合種，此兩人種，其初互相仇讎，繼則弱種與強種相併，漸至不可分別，而成爲今日之菲律賓人種，此種事實，實人種學上最顯著之遺迹，而爲人種學者，歷史學者，所不可多得之材料也。

【馬來人性質】 馬六甲之主人翁，為馬來人，以歷史上之關係，當然有相當之位置，然於政治上，實業上，竟無資格之可言者，皆由其人委靡怠惰，無自立之精神，並一己之生年日月，及年齡若干，皆不知之，尙何論歷史之感念，謂非生成亡國奴性質不可也，聞其中富有金錢者，頗不乏人，而市中大商店，從無馬來人所經營，而野外大園林，亦無馬來人所開闢，千百年來，但知享天然之福，不知人口日增，而天然之福不增，以致日就衰落，安之如常，久之遂成一種傳遺根性，彼烏知物競天擇，有如是之酷烈耶，查馬來人特有業務，除駕牛車，馬車，自動車外，不過充英人下級水手，及巡查等而已，夫僅恃此種職業，而與大資本之農商業並立，而相爭，豈有不為資本家所戰勝，而歸於劣敗者哉。

【馬來人之生活及其習俗】

馬來人天性懶惰，腹飽即不思作事，家中無隔日之糧，大有我國太古風，今朝有酒今朝醉，誠為懶惰民族中之最懶惰者，並無競爭進取之心，且極殘忍兇暴，幸受宗教之感化，及殖民政府之制裁，故蠻風漸減，生活甚為簡單，衣食住亦甚簡陋，馬來人處於今日之世界，尙不能與文化民族並趨競進，其前途之危險為何如耶，茲為本埠馬來人生活及習俗略述如下。

言語 馬來人之言語，甚為繁雜，但其最盛行者，厥為爪哇語，及馬來語，故經商者須暗馬來語，及爪哇語，若既嫻馬來語，及爪哇語，則貿易可無往不利，即政府長官，亦皆習馬來語而爪哇語次之。

射 之 俗 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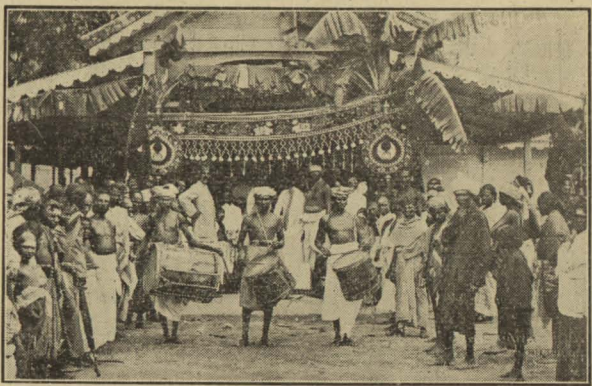


飲食 馬來人尋常之食品，以米、椰、雞、鴨、鹽、糖、椰油、牛、羊、及魚類為主，惟最守回教戒律，不食豬肉，其烹調之法，無論何物，必以胡椒、辣、薑、椰子等混合而成，一種特別之加里，（中國本無此名，由巫語所譯成者）食時以芭蕉葉代碟，置諸地上，然亦有陳設几桌碗碟者，斯較完美矣，以手代箸，湯類則以杓盛之，烹飪之爐，甚為簡單，其築法以三四片尖形之石，置諸地上，即為爐，亦有模倣中國式者，其在鄉間之馬來人，則不用爐竈法，以木架一架，鍋而繩懸於架之上，離地尺許，燒火於鍋釜之下，而烹煮之，可云離奇之烹法矣，其餐食時間，可分朝食，與晚食，晨曦初升必先沐浴，拜日，

然後飲咖啡一杯，朝食時間為十時，至十一時，晚食時間為六時至七時，有一種極怪異之習俗，以一種葉包裹檳榔石炭，含於口中，時吐赤色之涎沫，誠為人類嗜好中之罕見者也。

衣服 馬來人為今日世界半開化之民族，其衣著之陋劣，無可諱言，馬來人喜着色布，尤喜紅色，與青色，或綠黃間之布，而所需之布，大半為日貨，蓋以日貨美觀，而價廉也，其服式男女皆着紗籠，男子之衣短闊而無襟，有若吾國疍昔之短衣式，頭戴紅黃綠或烏色之圓形絨帽，或白色之布帽，常年赤足，雖有着皮鞋者，但不着襪，女子之服式，在家時亦有着短衣者，而外出則衣寬大之衣，其長過膝，甚有至足根者，足則着絨拖鞋，其在鄉間者，亦多不着拖鞋，並用一障紗遮於頭上，僅露兩目，無論老少，一概如是，似甚羞見人者，據人云，此其中亦有緣故在也，嘗詢諸馬來人，但終不肯以實情告，我國僑胞土生女子，多喜學馬來裝束，除不用紗籠障面，及其所着之色布，稍貴外，其他裝束竟與馬來人逼肖，有所謂十一點裝者，有謂為半老妹裝者，亦有謂為馬來裝者，名詞亦殊不一，既不美觀，又極耗費，因所着之衣服既長且闊，需布甚多，故也，噫，棄我堂堂華胄之裝束於不用，（如我國上海婦女之服裝，即所謂時世裝），而竟倣效半開化馬來人之裝束，斯誠僑胞女界之羞也，我親愛女界之僑胞，馬來裝既不經濟，又不美觀，盍翻然變計，效祖國之時世裝乎。

吉 寧 人 之 結 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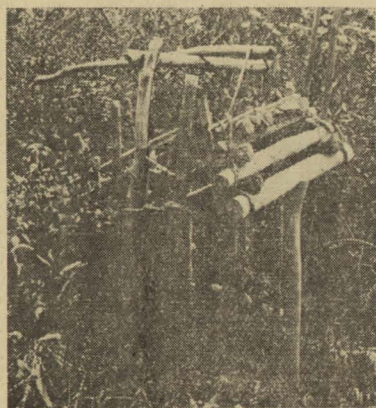


居住 一部份馬來人住在市場以內，其稍富者之居室，多倣中國式建築，材料多用鋅板，或磚瓦等，室中亦設有客廳，餐室，而在鄉間之馬來人，則多用亞答蓋屋，亦有用竹蓋屋者，為數甚少，其房屋之式，多為四方形，而狹小，與我華僑巍巍大廈相比，誠有霄壤之別，我國人造屋，柱須深入土內四五尺，馬來人則不然，其造屋之法，則用平方之石，置於地上，而柱即置於石上，其所住之房屋，高必離地四五尺，即俗語所謂半樓式，較之吾國鄉下住於地上者，略為適宜，鄉間馬來人之房屋，污穢不堪，其屋下或附近，皆有穢物堆積如山，絕不從事洒掃，即其所穿之衣服，亦有二三月不洗者，故與彼接近時，覺有一種奇臭逼人鼻孔，噫，可謂汗濁矣。

婚禮。馬來人之婚禮甚爲簡單，與吾國買賣式略同。我國一女子之身價，最多不過百元，而馬來人之行一婚禮，費去一二百元，即可了事。其富有之家，亦多不過千元。貧苦之家，即數十元亦可成婚。此可見馬來人婚禮之簡單也。在未婚以前，亦有媒介向二家商說，而由二方之父兄作主。結婚時，富有之家，宰牛殺羊，以宴賓客，並跳舞助興。貧者，則草草成禮，而已結婚後，新郎須到女家，尤如吾國之入贅。數日後，新婦須到男家居留數日，再回母家。新郎新婦之往返皆步行，除有一人爲持傘外，別有十數人與之同行。（按此與日本鄉村風俗略同。）新郎則男子爲之陪隨，新婦則婦女爲陪隨。馬來人之結婚，多爲入贅式，亦有娶歸者，然爲數不過什一耳。

葬禮。世界從來喪葬之法，不外土葬與火葬。吾國除少數佛教徒用火葬外，餘皆用土葬。國人每舉行一葬禮，常耗中人十戶之資。且有種種之迷信，如作功德、看風水等。馬來人亦用土葬，其葬禮頗簡，富有之家，舉一葬禮，多不過百餘元。貧苦之家，一二十元已可。其葬法，人死後一日即葬，最久不過二日。不若吾國有停棺之舉，未葬以前，必佈告親友，親友必齊集喪家弔

沙蓋人拿虎木籠



哀。出殯時，則隨棺後共唱薤露之歌，其聲哀婉，令人聞之生悲。但絕無女子送殯者。棺材僅一片闊板，置死體於上，以布蓋之。上置鮮花。出殯時，死尸必至教堂洗滌，然後五六人將棺昇於肩上行，絕不奏樂。出殯之時間，約下午五六時，既葬之後，則於墓上種植花木，以留紀念。

齋日。馬來人齋日之俗，（馬來語謂之嫁紗）於陰歷行之，其計算年月之法，則用回回歷，與吾國之陰歷不同。馬來人於新年之前一月內，必禁食一月，即嫁紗是也。其嫁紗之首日，必宰牛殺羊，大食一餐。此後一月中，日間絕對禁止飲食，雖餓極亦不敢偷食。荷日間飲食，爲同族窺見，往告鄉長，必嚴加懲罰。同族皆疾視之。故馬來人對於嫁紗之習尚，相戒不敢稍違。在嫁紗期內，可飲食之時間，即爲昏六時，一聞教堂擊鼓之聲，馬來人無不喜氣揚眉。蓋若輩是時皆可飯食矣。及至深夜四時，又聞擊鼓之聲，蓋警告若輩停止飲食也。如是者，須一月嫁紗之末日，即馬來人之元旦也。馬來人亦循例作種種之娛樂，以點綴之。方其斷食也，各人清潔屋舍，添製新衣，蓋爲新年準備也。據馬來人云，在嫁紗期內，不但不能飲食，即口涎亦不許下咽也云。

馬來人割生殖器之怪俗。馬來人無論男女，必須割去其生殖器少許，即吾國回教之作損也。稍富之家，男子大概至五六歲，或七八歲，或十一二歲，即爲割生殖器之時期矣。至以十四五歲爲止，蓋十五歲以上之童子，已屆發育之期，不宜任意割傷。割生殖器時，亦有宴賓客或行跳舞之舉。貧者則於出胎後三四月或一二歲時爲之，而女孩皆於出胎後三四日即行割禮。其割法，男童則割去陽具之皮少許，女孩則割陰門之內部少許。割後即以藥塗之，數日即可痊愈。據馬來人云，凡未割生殖器者，不能結婚，且人皆不認其爲同族，設有人入其籍者，亦須行割禮，方可。噫，真宗教習俗之奇特者矣。

【沙蓋族之生活及其習俗】馬來半島之沙蓋族，一說爲馬來人之來自安南者，又一說爲來自蘇島者。故沙蓋族向未有確定之來源，但據最近調查，則沙蓋族實來自安南，而其歷史，業有數百年之久。此種沙蓋人生性懶惰，而殘忍，蠢若鹿豕，乏競爭互助之精神，更無文化之可言。迨我僑南來，荒地日闢，沙蓋人自不能與優秀之民族競爭，而漸歸淘汰。據父老言，約五十年前，雪蘭莪方面之沙蓋人，爲數甚衆，常爲我僑患。有廣東惠籍僑葉來者，招集僑衆與之角鬪，沙蓋人卒敗北，遂蟄居山中，不與世相接。後葉來被舉爲吉隆坡甲必丹之第一人，華僑南渡日衆，斬草除根，荒野日益開拓，而沙蓋人入山亦愈深，遂與禽獸爲伍矣。今散處馬來半島之沙蓋人，要以馬來聯邦爲最多，約有二千餘人之衆，而數仍年年減少不已。夫優勝劣敗，天演公理，物以競爭而生存，不競爭而滅亡，人類又何獨不然。黑種人不能競爭，見汰於非洲；紅種人不能競爭，見滅於美洲；櫻色人種不能競爭，見逐於大洋洲。白種人富有競爭心，日事奮鬥，將進而爲世界主人翁，噫，競爭與人類生存之關係，有如是乎。今沙蓋人不能競爭，欲免滅種之憂得乎。

馬來聯邦沙蓋人最多，以彭亨爲最，因是地山高而僻，易於潛伏，但爲數亦不過數百耳。是處之沙蓋人，合數百之衆而成一小國焉。有國王一，管轄附近之沙蓋人，王宮築於最高之處，宮內懸有絕大之獸皮鼓一，凡沙蓋人獵得巨大之野獸，非三五人所能盡食者，則報告於王，王即擊鼓召羣衆分而食之。設遇意外之事發生，亦以擊鼓爲號，但以擊次之多少爲區別耳。然則沙蓋人亦非全無合羣互助之精神者，獨此二事然耳。他事則不能如是矣。其他馬來聯邦三州中有沙蓋人集居者，約數十區，每區十餘人，或數十人不等。區有酋長一人，判斷一切爭執事件。沙蓋人之酋長，係世世相襲者，與往時帝王制度無異，具有判斷沙蓋人訴訟之權，而無專制沙蓋人之力。平時待沙蓋人甚寬，沙蓋人遇之亦甚敬，平日彼此有如友朋焉。

沙蓋人可分為生熟二種，其居處離市場稍近者，而常以獸皮、蛇胆、虎骨、藤等物，與市人交易者，謂之熟沙蓋人，其所需之物，大都為油、鹽、米、烟之類，蓋若輩亦稍知烹食也，其裝飾與馬來人無異，嫻熟馬來語，居室亦同馬來式，似有與馬來人同化之概，此種沙蓋人，雖稍有馬來化，然在山中男女皆裸體，不著一絲，故吾人入山行獵，或採集標本，須引吭高揚，或擊竹木之類，使其聞聲預備，若吾人唐突至其居所，又值其未及預備，實屬危險之舉，因沙蓋人之度量極小，輒因羞成怒，因怒而起野性，難免重演殺人之慘劇，故吾人入山，必須注意及此，沙蓋人嗜紙煙，苟吾人入山，遇有沙蓋人，給以紙烟數枝，彼即表示一種歡迎之狀態，但分送務須週到，如遇數沙蓋人，切不可僅給一人，因未得者，以為奇辱，尋仇者，必相引而來，不可不慎也，其與市人隔絕者，謂之生沙蓋人，此種沙蓋人之野性，筆難盡述，其食物也，如獵得一野獸，即以火熟而食之，無所謂烹調也，居則茅屋，其築法即以竹木築一小屋之式，上蓋葵葉，或山亞答，四面皆空，並無離圍，蓋僅以避風雨耳，沙蓋人常以毒藥置諸地，以獵野獸，其法擇野獸常走之處，在地上滿掘圓形小孔，闊約五六寸，深約寸許，毒藥則與尖小之竹屑相攪雜，置於小孔中，野獸蹈之，必斃命，昔者有二礦工，入山採礦，其一不幸，誤蹈此種小孔，即不能行動矣，顛抖不已，狀極可懼，俟毒入於內，約經半句鐘，即斃，其同伴坐視其死，無法營救，故吾人入山時，必須格外注意，此外則為沙蓋人獵獸之毒箭，其佈箭之法，設毒箭於叢草，或深林中，觸機即發，發則必中，百無一失，中箭者，約經半句鐘即斃命，上述二種毒物，亦有解救之方，但得設置毒物者之醫治，即可藥到毒解，然其事所以難者，其原因有二：（一）時間過於迫促，（二）難得設毒者之醫治，故中毒者，惟有瞑目待斃而已。

沙蓋人武器之最重要者，為吹筒，此種武器最為利害，無異吾人之有槍炮也，能於百步內外傷人，此實為沙蓋人護身之寶也，其射擊之遠近，視乎吹者之氣力而定，吹筒之製法，以直徑約一寸長約六七呎之長節竹管為之，先以火熏之，再以油擦之，如是者十餘次，至竹管堅硬為止，外則刻以花紋，以為美觀，吹筒之放射物為毒針，其製法以山椰葉之骨幹為之，長約五六吋，以火熏堅後，浸以毒藥，苟此毒針入肉，不即割去，則腐爛及於全身，此種吹筒，各處博物院中，均有陳列，無庸細述，此外熟沙蓋人之武器，亦有戈、刀、斧等類，尚有一種沙蓋人，身上有寸許長毛，與元始人類無異，蓋因無衣服保護身體，故不能不生毛髮以自衛，此造物自然之公例也，嘗聞人言，吾人荷深居山中，斷絕熟食，住則山穴，常年裸體，居久遍體亦能生毛云，理之有無，固不敢深信，但其說甚可怪也，聞此種沙蓋人性兇獷，

異常，矯捷如猿，飲血茹毛，不着衣服，遇生人則攫而噬之，

沙蓋人之結婚，生沙蓋人之結婚，乃由男女自由戀愛定婚，與我國買賣婚式，從媒作弄之，婚禮相去，真有天壤之別，結婚之日，男女各攜所用之器具，置於結婚之處，（其結婚之地，皆在平廣之處），蓋其意似另組新家庭也者，男女之家屬，對面而立，由長發令，新婦即發足疾走，新郎則緊逐其後，新婦為新郎捉獲後，婚禮即告成功，若新婦與新郎情篤者，則故意緩走，若新婦別有所戀者，則疾馳不為新郎所獲，而婚約即可取消，誠可稱為奇異之結婚禮矣，熟沙蓋人之結婚，與馬來人之結婚稍同，但甚簡單，結婚時亦有跳舞等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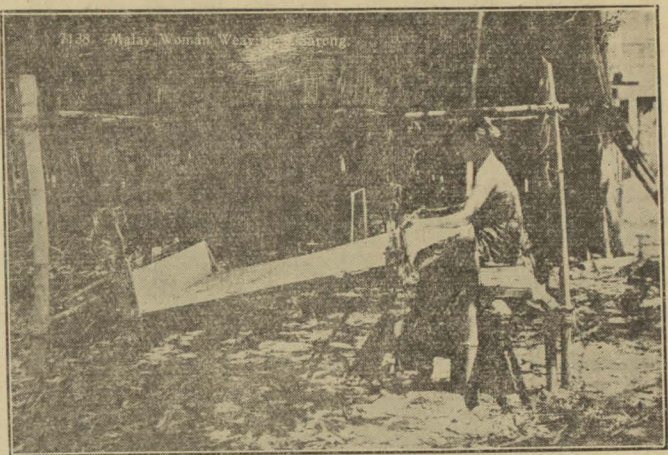
跳舞等禮，

沙蓋人之風俗，調查甚難明瞭，如宗教屢經調查，終不得其要領，（沙蓋人之名稱，為馬來語，沙蓋云者，馬來人謂為無智識未開化之意），

【馬來之機械業】

馬來之機械業，久被壓倒於近世之大資本生產制度，今半島西部之有斯業者，不過海岸少數部落耳，惟半島東部，尚有可觀者在，如吉蘭丹登加樓彭亨等，東海岸地方之機械品，其精巧美麗，自古然也，染料今已通用化學染料，但土產色料中，如或種樹液，及以樹皮或薑黃根熬成之顏料，亦極優美，用之者尚多也，馬來籍，即土語所稱之紗籠，男女日常所著者也，往昔皆馬來織機所出，自大資本生產制度下之機械品輸入後，已大見衰落，馬來機械品有緯，以金銀絲者，鮮艷奪目，今登加樓亦產之，而以來自蘇島者為最優，此種織法，蓋習自印度也，昔提花布，為馬來

馬來婦人織布



來機械品中之別有風味者，其經線，在未上織機前，施以特別染色，織成後，遂見別緻之斑點焉，馬來機械品中，往往有非馬來產者，貼金綢緞及印花綢緞，皆屬此類，前者大抵為荷屬西里伯島之武吉斯人所製，登加樓吉打彭亨雪蘭莪森美蘭亦有其類，此品爪哇人且利用歐聯舶來疋頭，而施以同樣之工作，惟此等機械品，不能入水洗濯，僅王公貴族於特定時日著之，印花綢緞之底料，多來自中

國日本顏色白而薄者，始合用，登加樓人亦往往以本地綢爲之用，途以婦人頭巾及紗籠爲最多，馬來人之機織品原料，昔嘗取給於本地之棉，或其他纖維，今則概以外國產之洋紗絲經，或亂絲頭充之矣。

【馬來刀劍製造品】馬來武器種類甚多，有彎曲如角者，有類似中國劍者，有作梳形之斧者，（與月牙形相似），有專供戰爭用者，有爲護身用者，有以攻犀虎等猛獸之用者，此等武器，類皆用鐵鑄成，波紋閃爍，光彩耀人，柄以獸角或堅硬之木材製之，狀多彎狎鬼怪，武器之最佳者，來自西里伯島，而工藝最精者，則推爪哇及巴里島半島特有之馬來刀爲大平刀（Patani weapon）鞘作爪哇風，較刀頁爲長，以足跟蹴鞘尖，乘勢以手握柄，則刀可自肩出，鞘柄之構造，位置亦極便於用力，然此等武器之製造，今已衰滅，蓋時勢使然也。

【馬來土器】

馬來土器製

造地，向以霹靂爲最，霹靂河上流之普羅的加村（Pulautiga）沙

雍村（Sayong）及陵崗（Lengong）附近之某小村落，今尚

器陶製之人土



有相當出產，運銷外地焉，但其實一部，皆產之，而此等產地，亦即今日製造土器之惟一地也，馬來人與中印兩國，雖已接觸數百年，然中印兩國陶師所用之旋轉機，尚未見於馬來彭亨人所用者，爲籐製之圓形籐箕，製壺時，以一手迴轉之，霹靂則以小皿代籐箕之用，此外亦有一種滑車，實以木軸，使其迴轉，蓋與普通陶師所用之旋轉機近似也，馬來土器中之最普通者，爲水缸水瓶，土鍋香爐，茶碗，小碟等，水缸，今尚爲土人家庭之貧困者所通用，以產於森美蘭者爲多，馬來人稱之曰公底，似起源於印度種族之堅的（Kendi）也，惟明時已有同樣之水缸，自中國流入東印度，是今之馬來水缸其形或脫胎於中國，抑或當時中國人以其原有之形式，稍加改製，而後輸出於南洋，以迎合土人之嗜好，亦未可料，考數世紀以前，中國商品已多輸出於南洋，古陶器中，如小碟等類，或則附以阿拉伯語之名稱，或則以類似阿拉伯

語之名加入，而中國產之琺瑯器，且作暹羅式焉，馬來水壺，蓋小碟一枚，小碟之作用有二，一以爲壺蓋，一則以爲盤座，貧民家庭所用之碗，概爲椰殼蓋，尚未脫原始之生活方法也，較此稍進一步者，亦不過椰殼形之土盤而已，陶器製造工具之旋轉機代用品，前已言之矣，此外尚有簡單用具數事，（一）小木棒，用以製壺形之器，其凹處，即以此成之，（二）竹刀，以刮不平之處，（三）圓形石英石，以磨器之表面，彭亨尚有一種環形銅具，其鋒銳利，以刮未入窰之壺盤內面，蓋求其薄而求均勻也，如欲於土器施以裝飾，則用竹刀刻畫，或以緊張之線爲之，亦可成種種花樣，彭亨土器出窰後，着以淡紅色，霹靂產者，在昔爲黑色，其後漸改灰色，吉蘭丹產爲淡紅色，間以雲母石鱗片，森美蘭產概爲淡紅色，各地出產，不特以色異，其質之優劣，亦頗有別，霹靂彭亨土蓋所用之粘土，研磨最細，且極鮮夾雜他物，故質亦較優焉，馬來土器，入窰燒製法，亦極簡單，試以霹靂爲例，其窰爲長方形之小室，中實以薪，燒來製時，不過製已成形之粘土於其上，以俟其成耳。

【馬來金屬製造品】

馬來金屬工藝品，無論爲黃銅，紅銅，或金，或銀，皆有印度風，黃

銅盤，吊燈，水壺痰盂，香爐等，尤甚，然亦有馬來意匠雜於其間，不全似印度人或錫蘭人之作品也，雖然，銅器之中，殊鮮馬來人之特徵，反而近於蘇島風派焉，作葉狀之馬來金銀器之模型，尚有若干遺留於爪哇大佛塔（Borobudur）之劍壁上，腰帶扣，多作蓮花形，佛座下亦繡爲蓮台，足見回教未入馬來以前，巨港王國，佛教極盛時之影響於美術工藝也，即今馬來半島之北部，以受暹羅佛教影響，故亦尚有其特異之點在也，馬來所出精美銀器之處，以霹靂爲最，森美蘭之彫鏤工藝品亦精，有蘇島風，蓋其民移自密南加保（Minangkabau）也，彭亨柔佛之銀器，則爲里我派，爪哇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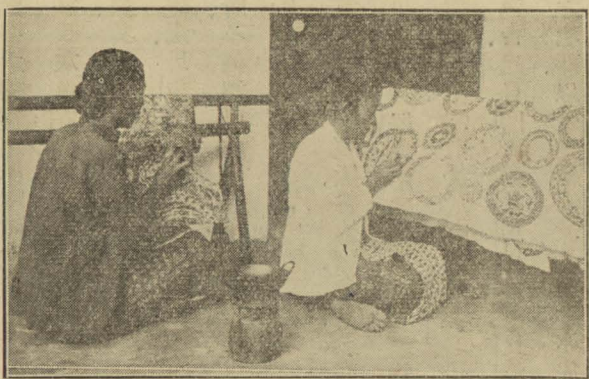


度美術，雖以受回教洗禮而致蕩失，而馬來銀工，則反因回教而局限於花草樹葉等模型之彫鏤，不以奇禽，馬來古金工藝品中，有圓形，或八方形之鐘鏢式匣，頗有歐洲古風，受中國工藝感化之處亦多，據英之瑞登威之言，馬來古代金屬工藝品之發達，實起因於封建制度，生活對於封建制度下之匠人，其畢生之衣食處所，皆有朝廷爲保障，一切器具，悉由土酋供給，且社會上之地位亦甚高，故能

專心創作云。但近代之馬來王族，已多傾心於美洲之金銀美術工藝品，其固有之馬來風，已隨時代變遷，且英人勢力侵入以前，因知識及技能關係金之成分，不能純淨，故古時之貴金屬工藝品，每多鎔煉改製，今不易得之矣。今馬來金屬工藝品之最精美者，當推金線工藝品，其木體為堅硬之材料，以金線盤於四周，或其上部，作細珠形，或為魚卵，或為胡椒子，皆馬來固有風味，臂環、戒指、耳環及銀匣之花草等，多以此法為之，製金線時，常施以藥力，故作濃艷之赤色，其他金器亦然。今馬來通都大邑之金銀工藝品，雖皆華人製作，但已染有馬來風，及西洋風，而非純粹之中國派也。

【馬來彫刻品】馬來屋內施彫刻之處頗多，故彫刻術自昔即已發達，家具及裝飾品中，如婚禮時之衣架、床、華美者頗類寧波床、衣箱、金銀、寶石箱、木器等，亦往往施以精美之彫刻焉。木彫圖案，多作葉形，或蓮花之狀，與見於銀器者無異，登加樓出精小之彫刻品甚多，有作動物形者，為登加樓所獨有，蓋佛教與回教之混合美術品也。其他彫刻動物之木器，多為椰殼，但馬來彫刻，今亦見衰矣。

馬來婦人提花



【馬來刺繡】馬來人甚喜刺繡，曩如絲帶衣類等，均以此飾之，且鑲以金屬之物，意匠甚工也。其最普通者，為食品之被單、枕之兩端、拖鞋之面、大禮時之墊子、帷幔、水瓶、檳榔盒之被單等，惟數者之中，當推大禮時之用品為最，其刺繡鑲薄之華貴表麗，實罕有其匹，餘皆不甚引人注目也。今之馬來刺繡，雖已體裁一新，迥異往昔，然古代之刺繡品，亦頗有其特長，花樣雖似單調，而單調之中，寓有真美，令人一見生愛焉。今霹靂之葫蘆江秀 (Kuala Kangas)

及其他二三地方，尙有此等出品，可供吾人之賞玩，舉例以言，則富貴家庭，婚時之墊褥帷幔等皆是最美者，為正方形之坐褥，概鑲繡二三羽之青卵雞，供奉於王宮者，則為七羽，霹靂河上流之沙雅今尙產之，尤不失古風也。此等華貴刺繡品，往往有施以珠飾者，珠作藍色，鮮艷若釣魚郎，當製造之時，須有極純熟之手腕，務求毫無俗氣，乃可。婚禮之時帷幔，或於幔之四周，配以銀製之綵鑽，益增艷麗，其他刺繡，應用金銀薄之處，或凸，或凹，皆無異於我國之描金法，所不同者，特意匠耳。

【馬來草蓆及蓆籃製造業】

鄉間馬來婦女，大抵皆知蓆編製法，蓋蓆為馬來人家通常所鋪設之物，利用範圍，異常廣大，故也。凡旅行日本者，莫不知日人家庭遍地皆鋪蓆，馬來人亦然，不特飲食起居於蓆上，有時且暴米穀於其上，以為乾燥場焉。馬來蓆原料，殆全為班打納斯 (Pandanus) 之葉，先抽為條，浸於水中，然後試之，使發光澤，乃以織蓆，手續甚煩也。如織花蓆，須先染其葉條顏料，今尙多以馬來土產充之，吉蘭丹之蓆，最稱優美，但出數甚少，僅足供本地土人之用，銷於外者絕鮮。馬六甲之蓆籃，極精巧美麗，森美蘭之波得申土人婦女，亦精於蓆袋蓆帽等之編織，彭亨之爪拉立比 (Kuala Kra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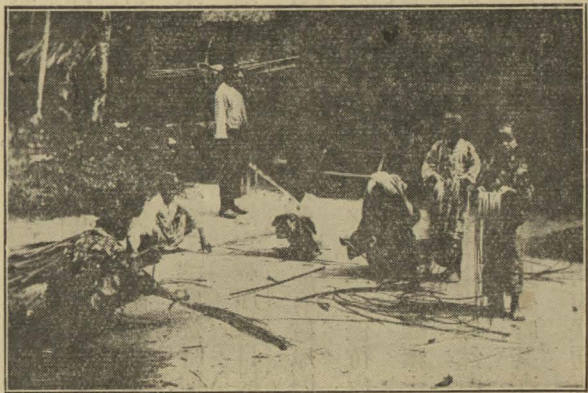
Lipis) 及淡馬魯區 (Temerloh) 產蓆

頗多，且以美麗著名。馬六甲及波得申之蓆籃，其工作之精，配色之優，在馬來產同類物品中，實為出類拔萃，其籃概作長方形，或六方形，三角形，亦偶有之，原料之班打馬斯，漸久漸成銀灰色，益增其雅趣也。

【培風學校】

培風初中學校規模甚

大，現有學生數百人，馬六甲最大之學校也。余至馬六甲，曾往調查，茲就見聞所及，將該



原理，究竟何在，恐未嘗加以研究也。有此三因，困難必不能免，茲將該校民國二三年之董事議案，摘錄數條，即可知其困難之真相矣。二年六月十四日，本校定名為培風兩等小學校，試辦地址，暫設於米郊商務局樓下，租金每月二十元，中英文教員，原聘丘文紹先生，來函請別人暫代，擬聘沈雄亮君，以不能兼任辭，擬聘卜振宗君，又有事不就，所置學校桌椅圖書儀器，其款由陳齊賢君、曾江水君，各借銀三百元，學額暫定一百名，經華羣公司等招生處，極力鼓吹，報名者僅六十餘人，其風氣未開可知。

同年七月十二日、聘定楊校長、不就職、乃由沈鴻柏赴叻、央道南學校林鼎華代職、建設費不敷尙鉅、同年九月二十一日、校長職權、可照養正學校章程施行、本校經費、現因乳價迭降、議待明春始行勸捐、同年十二月七日、本校預備金、應如何籌畫、校長宜速聘熟識學務者、英文教員、尤宜設法速聘、沈鴻柏君決辭監理之職、三年二月十五日、沈鴻柏君再辭監理職、校長一席、公推學董曾君青萍兼任、同年四月二十八日、決議暫時解散高小班、並裁去教員一名、

觀以上各項議案、則該校創始之困難可知、而在此困難期、若曾江水丘仰峯、沈鴻柏、張文軒、劉翼、鵬、黎、垂、正、張、順、吉、陳、齊、賢、諸君、均能堅持到底、百折不撓、而沈君鴻柏尤爲不辭勞苦、不憚奔走、急謀校務進行之主動人也、故該校得有今日、實以上諸人艱難締造之功、(二)興盛時期、該校既由創始諸人、以熱心毅力、打破第一重難關、則由逆而順、亦事實上必然之程序、故自民五爲始、而民六、民七、遂如竿頭之日、寸寸直上、至民八、民九、實爲最興盛之時期、此中亦有數原因焉、一則風氣漸開、經文化各機關之鼓吹、而舊腦筋之華僑、亦漸知子弟讀書之必要、二則優待教職員、凡由國內聘請者、另給川資、能在任二年、更給回國川資、又如教員、每月薪金六十元、繼續一年、即增月薪五元、至月薪八十元爲止、由是國內師範科、及與師範同等學校之畢業生、均欣然南航就聘、三則教授訓練、既入正軌、成績漸著、而家屬之信仰、遂與日俱增、故該校當最興盛時、其在董事部方面、則校舍成立矣、各商店及各個人之月捐成立矣、樹膠捐成立矣、東家衲街有民房五間、作爲該校基金、籌得建築校舍費一萬數千金、後因不敷建築、改爲基金、其在教務部方面、則學生增至三百餘人、教員增至十三人、初高兩級、增至九教室、又組織童子軍、發行培風校刊、其興盛之程度可知、不料時過境遷、南洋之形勢大變、而該校之形勢、亦因之忽然衰落、蓋自歐戰起、而南洋樹膠之價、一落千丈、華僑各界、方自救之不遑、何暇顧及學校、由是捐款大減、經費奇絀、教職員紛紛辭職回國、而經濟之窘迫、竟陷于無米爲炊之慘境、此民十民十一兩年間情形也、

馬來之簾織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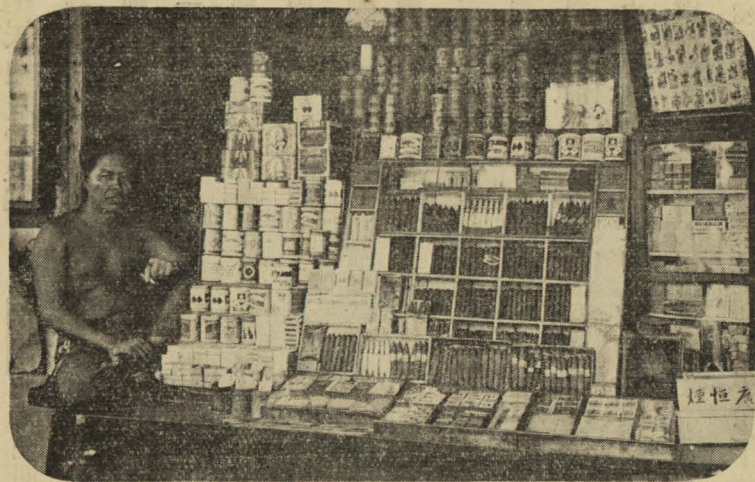
(三)復興時期、迨至民十二年、歐洲既定、華僑之喘息漸復、始得以其餘力、謀該校之整理、於是董事部、發起演劇籌款、得銀五千餘元、學生則由五十、而百八十、而二百數十、學級由高小合級、而分級、而特別級、而初級中學、正式成立、復經教務長顧君、竭力整頓、訂立新章、成效燦然可觀、該校前途之發達、正未可限量也、

【殖民地之意義】

余在馬六甲一日晚間海邊納涼、適有友人某君在座、某君固爲地理及社會學專家、譚及殖民地之意義、及其特徵、友人詳細解釋、不愧學者之名言、今撮其要而錄之、以告讀者、某君云、殖民地之意義、自昔即有多種解釋、其說最普通者、謂以本國人民之一部、移殖本國以外之地、使隸屬於本國同一文明之社會、是謂殖民、而殖民地云者、則指在此組織下之地域而言、故南洋一帶、我國僑民雖佔其人口之重要部份、但能稱爲我國之移民地、而非殖民地、蓋其統治權不在我也、而研究殖民學者、恒據地理之關係、分殖民地爲極帶、(寒帶及熱帶)、及溫帶兩種、茲特論極帶殖民地之特徵、夫極帶殖民地之人口、佔其大部份者、恒爲土人、本國人數遠在其下、此由於極帶氣候、不適於本國人之健康、故自本國移居其地之人極鮮、移居後、繁殖力亦不若其國內之大也、又混血種人之多、亦恒爲極帶殖民地之一大特殊現象也、南洋諸國皆在熱帶及亞熱帶、所異者、混血種人遠不若土著人之多、而另有多數非殖民國之異國人、移住其地耳、此種移民在南洋各地、則以中國人爲最多、觀英屬馬來土著民數、爲一百六十萬、中國人則一百二十萬、概可知矣、殖民地之本國人數既少、而開發其產業、莫不賴土人及外國人之自由移民、或契約移民等之力也、其極熱殖民地之土地所有者、及投資者、多爲本國大資本家、或股份公司、而任其開墾之勞役、則所述之土人、或外國人契約移民也、土人之文明程度甚低、其生計非依賴地方或資本家不可、而外來移民、什九又屬無字階級、其一舉一動、悉爲勞動契約所限、而不得自由、故社會之支配權、恒爲少數本國人所把持、此與富有獨立自治精神之溫帶殖民地、甚相懸絕者也、加以殖民地之住民、不僅本國人及土人兩種、混血種及異國人移民亦甚多、階級錯雜、平等觀念、往往不易發生、即使有獨立自治之觀念、然欲其實現於政治上、蓋甚難也、蓋殖民地之本國人數、既往往遠在土人之下、使一旦以平等觀念而承認其自治、則土人將挾其大多數之勢力、以與異種人抗、彼少數之本國人之利益、將不免受限制、而失其殖民之本質矣、以故此種殖民地之政治、恒爲本國官吏所把持、而於必要時、設一諮詢機關、不過使土人稍得吐露其意見而已、此種現象、在南洋各白種人殖民地中、均無以異、此外極帶殖民地之移民、婦女恒居少數、男子

有組織家庭之機會，社會單位，恆為個人風紀廢弛，道德淪亡，娼妓遍見，罪惡流行，而宗教傳教則甚易，此由於土人文明程度甚低，經濟上，學術上，在在無抵抗溫帶人之能力所致也，云云。

平 民 之 售 煙 者



【南洋寶庫為吸引東西洋人之原動力】當余旅居馬六甲也，日事商業，提倡國貨，每於商餘之暇，輒與當地僑胞譚論華僑今昔南來故事，藉以研究移民之消長，一日有老於南洋某君，言及南洋最初所來中西各國之人，強半為珍寶所誘惑，致成今日之富庶，所言頗有根據，某君云：

南洋地當熱帶，頗多珍貴之物，若珍珠翠玉鑽石黃金，為其最著者也，曩昔交通不便，偶有人以珍貴之熱帶物產，攜至溫帶，獲利輒數十百倍，叩其人以異國狀況，更多動人聽聞，夫好奇好利之心，人皆有之，富於冒險精神者，遂以遠遊相約，一旦實行失敗者，固比比皆是，而僥倖成功者，亦頗有其人，於是起而效之者，踵相接，甚至有姘娥而相仇殺者，有以一己之利，而誘拐他人以充船夫僕役者，有結托外人而販賣猪仔者，形形色色，無非為利，亦無非為異國珍寶也，彼西人之東來也，蓋亦耳南洋諸國物產，而思有以開疆拓土，乃其後起之連帶的需要耳，惟是三百年前之南洋其經濟狀況，尚在原始界內，物產云云，不過藥草香料寶石之屬而已，以非溫帶所有，故一物之微，價等黃金，例如胡椒豆蔻，及阿仙藥等，今視之固極平常，且於南洋產業亦不佔重要地位，然曩昔則異乎是，苟有人焉，駕船舶，破巨浪，鼓勇而至，更無一非吸引中國人海外移民之原動力，而向之珍寶，反於產業經濟界居最末之地位也，雖然，昔之珍寶，今之大資本實業，要皆吸引吾人之經濟的原動力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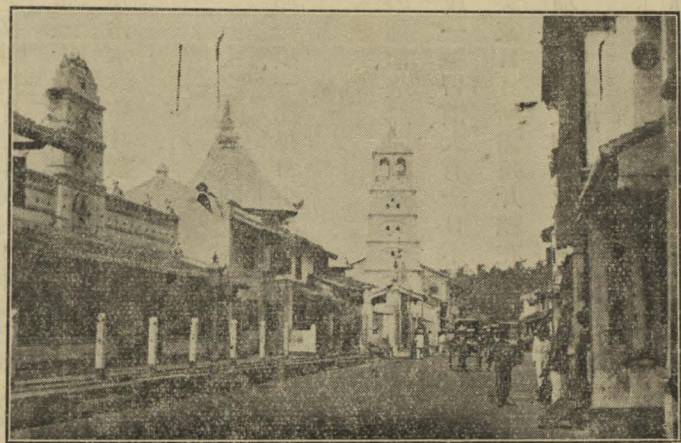
更無一非吸引中國人海外移民之原動力，而向之珍寶，反於產業經濟界居最末之地位也，雖然，昔之珍寶，今之大資本實業，要皆吸引吾人之經濟的原動力也云。

【海峽殖民地語言之龐雜】

余旅居海峽殖民地，每感語言之困難，以故事多阻碍，此中最大原因，乃人種雜，則語言亦雜，此必然之理也，故在馬六甲逆旅中，特為詳細考查，其中惟馬來語簡便易學，遂為通用語，然外國人之馬來語，與馬來人之馬來語，其文法發音，均有區別，雖土生華僑亦鮮能為正確之馬來語，至中國僑民固有之方言，計有六種，即福州語，閩南語，客語，廣府話，瓊州話，普通話，是六種方言，文法雖同，而發音各異，故雖本國人間之談話，亦多用馬來語，或英語，但自辦學校以來，普通語普及，範圍日廣，任至一地，或入一商店會館，皆有能解普通語者，中國人方言，雖不盡同，而文字則一律，故語言不通，可借筆談以達之，及之印度人，則語言文字，均因種族而異，欲彼此了解，

街

市



其難甚於中國人十倍，更不得不借馬來語或英語，以為交涉之助也，故海峽殖民地普通用語，則下等社會，為馬來話，中等以上多為英語，而吾國僑民，最宜勉習國語，俾期普通，不特商業因之有益，且彼此感情，必易融洽，此華僑有識之士，所宜竭力提倡者也。

【華僑學校一覽】

培風學校

蘭街 培德女學校雞場街 平民學校

無呀勞也門牌一三五號 華南學校雞

場街 育民學校荷蘭街 覺僑半夜學

校門雅加罷 益智學校馬六甲屬丹絨

培新學校馬六甲屬野新 培羣學校

【華僑會館社團一覽】

馬六甲屬豐萬 中華學校馬六甲屬亞沙漢

啟蒙學校馬六甲屬流連東卡 益華學校馬六甲屬昔仔碼汝

永春會館荷蘭街

三水會館觀音亭街

岡州會館觀音亭街

五邑會館觀音亭街

增龍會館觀音亭街

嘉應會館監光于

永春會館荷蘭街

三水會館觀音亭街

岡州會館觀音亭街

五邑會館觀音亭街

增龍會館觀音亭街

嘉應會館監光于

南洋英屬海峽殖民地誌略

第三編 馬六甲

第三章 調查

三九

汝 中華商會吉寧街 華僑樹膠商會無呀勞也 米郊商務無呀勞也 瓊商種植公會龜務街 明星慈善白話劇社祈安街

【貧民勞動之生活】

南洋生活程度略高，然謀生實較內地最易，如養豬、養雞、種菜、種花、洗衣、拿車、割樹膠、充礦工，皆貧民之生路，如能勤勉不墮嗜好，十年之期，千金之產，操券可俟也。

養豬，利最豐，食料以米糠和浮萍熟煮喂之，則食之甚甘，南洋浮萍異內地，種最肥嫩，葉數重如花朵，約茶盃大，每月除食料費外，每頭平均純益二元，以外養母豬獲益尤厚，每頭須資金三十餘元，月餘可產小豬十餘頭，三月即可收回成本，惟養豬場所，宜多樹蔭，建木柵架板，令行臥其上，築地宜用洋灰，使光潔，每日用冷水淋豬身數次，以解炎熱，污穢亦隨之而去，此間數日不雨，地氣上蒸，豬受濕熱，即斃，所以不可令在地上行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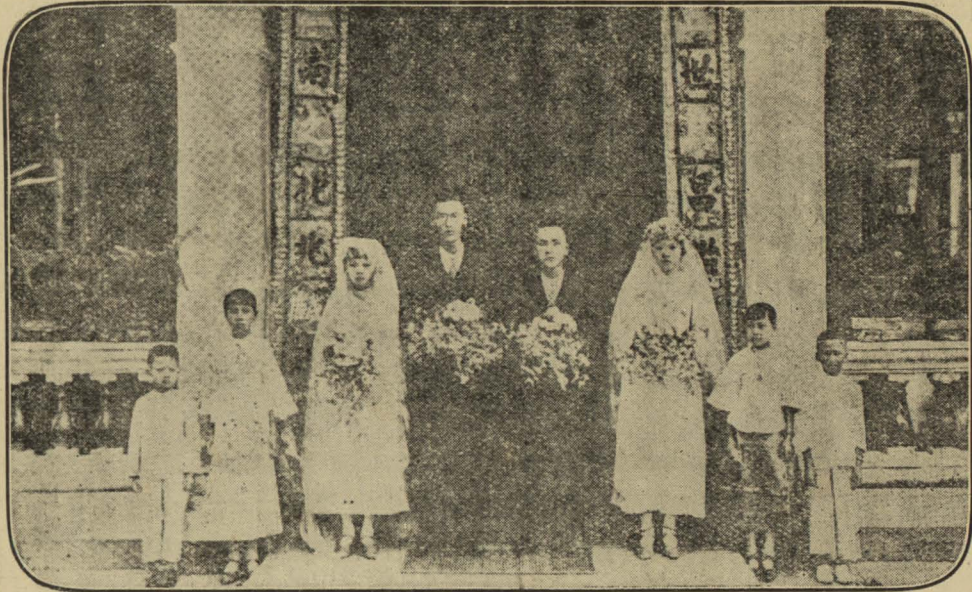
養雞場，亦宜多種木瓜樹，以避雞瘟，用竹籬圍成二三丈之方地，其內設陰棚、水池、窠巢等，不令出外，用腐草生蛆法，以供食料，最易肥壯，新加坡斤餘之雞，十二隻平均約值八元，即雞卵一項，一雞每月平均可生十枚，每枚約值二分，則一雞一月有二角之出息矣，而況販雞之利尤厚耶。

種花、種菜，亦謀生之一法，南洋土肥地熱，終年繼續種植，毫無間歇，是其一大便利處，花以素馨、夜蘭、香、四季春、紅、白玫瑰、茉莉等為主，要、妓館晚間需之尤多，而人家花瓶中之供養，亦成一種習慣，大有一日不可無此君之概，或包送，或店收，利益甚大，菜以芥菜、蕪菜、莧菜、韭菜、蘿蔔、茄、豆、辣椒、豆角及各種瓜類，為主要，家家日日所需，每斤總在三仙以上，兼種酸柑、仔、利尤豐，每株二角，此專供西人之食用者，大凡園圃之內，須有半畝之塘，以資灌溉，塘植萍，每次取四分之一，一星期即可滋生滿塘，售與養豬家，每百斤四角，平均採取一次，可得千斤，此種附產物品，其利亦不為薄矣。

洗衣之業，費用雖大，收入實多，南洋天氣甚熱，人人皆着白衣，而白衣最易污穢，平均三日必須洗濯一次，故各洗衣局章程，浣濯熨貼，須五日之工夫，工夫之久，即生意之忙，每件六仙，而工資皂費平均不及二仙，僑民之在美國者，多業洗衣工，動致富饒，況南洋各地無日不有衣洗耶，拿車利益之厚薄，全視自己之勤奮與否，然無論如何，每日一元之純益，任何人拿車，均可操券而得也。

割膠之工價，前此頗優，現雖樹膠跌落，每日工價，尚有五角，或四角一磅之值，開錫礦之工資，須視錫之旺與不旺為標準，固難預定，然

沈鴻 柏先 生之 子慕 震與 陳娥 實女 士慕 卿與 林紫 雅女 士同 時結 婚之 合影



縱不旺，而普通之工價，決可必得此，皆就毫無技藝之人而言，其工價總較本國高出三四倍以上，至其他各項工匠，所得工資，無不較本國高出五六倍之多。

【華僑之結婚禮】

向來沿用吾國之舊儀式，始則納采納幣，所納之物，不外首飾衣服、羊、鵝、酒之屬，結婚之日，皆用吉寧人，身著紅衣，以頭頂之，形狀令人失笑，不用喜轎，而用綵輿，輿前鼓樂為導，路遠者，樂部亦以汽車載之而行，新婦成禮時，戴鳳冠，披霞帔，行跪拜之禮，皆與內地之舊式婚禮無異，逮至近來內地新人物，習用歐式婚禮之風頗盛，所謂文明結婚也，於是僑民效之，亦多有用歐式結婚者，或假學校為禮堂，或假俱樂部為禮堂，奉基督教者，則在教堂行之，成禮之時，男女兩方主婚人，證婚人，皆蒞禮堂簽字，有贊禮者以贊之，有樂隊以鼓吹之，來賓有贈花圈者，有贈祝詞者，祝詞以紙或絹書之，其詞為愛神永固之類，裝以鏡框，懸諸禮堂，又有將祝詞登於報上，而不送之禮堂者，亦可謂生面別開者矣，至於土人之結婚，其儀式頗繁，大抵仍保存其番族之舊習慣而已。

【日本商店】

馬六甲開闢最早，商業之權，又操諸華僑掌握中，而地又偏小，無復擴張之餘地，故日本商人，頗難插足其間，現全埠日人商店，只有二家，一為雜貨店，設於市內，前為商店，後則眷屬居之，營業不甚發達，然仍慘淡經營，力圖奮鬥也，一為照相館，設於

海邊，亦携有眷屬，規模甚小，更無發達之望，然亦能竭力支持，迄今依然存在，日人性質之堅忍，殊令人可畏也。

【市場】

市場，馬來語謂之巴殺馬六甲市中，計有巴殺三處，一名新巴殺，規模極為宏大，凡飲食所需各物，無不售之，與吾國北平之廣安市場頗相似，早晚兩餐時，購物者，紛至場中，頗形熱鬧，一名舊巴殺，在焜清橋邊，規模較新巴殺稍小，而生意之繁盛，亦略遜之，以上兩巴殺，其中小飯館及飯攤甚多，市人競往食之，所售菜肴皆烹調甚佳，別饒風味，余亦頗喜食之，尤憶一日余食麵包，已將黃油敷訖，而腹中覺飽，不克再進，棄之未免可惜，乃喚一苦人與之食，詎其人竟不肯受，更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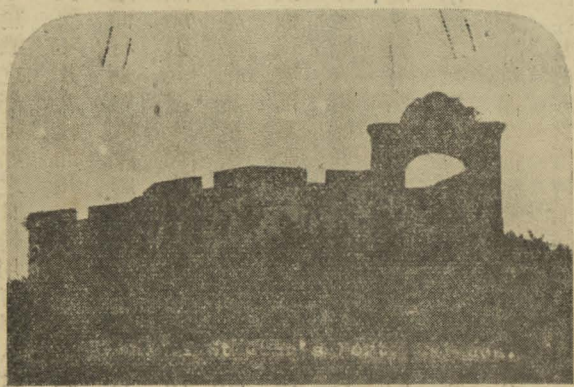
苦人與之，仍不受，歷試十餘人皆然，蓋其地謀生甚易，雖屬苦人而每日兩餐，亦不外麵包魚肉之類，故與之麵包，皆不屑受也，一名牛巴殺，在四排埔，其中專售牛肉營業最盛，所有小飯館飯攤，皆馬來人，吉寧人營之，所售不外噶里飯，噶里肉，噶里魚等物，食之者亦以馬來人吉寧人居多數，食時不以雙箸挾取，惟用右手四指撈而送之口中，蓋猶未脫野蠻時代之風焉，所有食物皆腥羶之氣撲鼻，令人欲嘔，彼雖食之，甚甘，而非吾人所敢問津焉。

【三寶城】

距馬六甲市約一條石（即一英里），有古城一座，建於山峯上，名為三寶城，城樓雉堞皆具，純為中國式之建築，故老相傳，謂係明成祖二年，太監鄭和巡視南洋至馬六甲時所建，以歷史推之，其說當係屬實，城垣上嵌一長方白石，上刻西歷一千五百十一年，字距今已歷四百餘年，尚巍然存在，亦古蹟之彌可寶貴者矣，惟記建築之時代，不書明帝年號，而以西歷記之，不知何意，城外更有一古井，名三寶井，亦傳為鄭和所掘，水極清冽甘美，市人競喜飲之，馬來人則羣集井畔，汲其水以冲涼，謂可却病延年，故井上汲水者，終日紛紜不絕，亦一奇觀，井旁有寶山亭，供奉鄭和神主，土人時有入內膜拜者，或亦飲水思源之意歟，井後有山曰三寶山，為華僑墳墓所在，相傳鄭和居馬六甲時，從人有死者，即葬於是間，其後華僑因以其地為公共墓地云。

【升旗山與荷蘭橋】

升旗山為馬六甲近海最高之峯，凡有輪船進口，或經過時，則於山上升旗以為誌，各船皆編列號數，視其



橋 蘭 荷



旗上所標號數，即識為某船，故最便於行旅，其於風向晴雨，亦皆升旗報告，夜則以燈，若遇重要人物登岸時，則於山上鳴炮以示敬禮之意焉，馬六甲駐防軍隊亦駐於此。

荷蘭橋在河邊街，橋長約百數十丈，自海岸伸入海中，蓋為停泊船舶而設也，橋頭盡處，置有燈塔，晚間電燈大明，光耀海面數里，埠中人士，每喜於日暮後至橋上乘涼，馬來人則乘夜垂釣者甚多，海中有異魚一種，名光魚，其體恆於夜中發光，或紅，或藍，或白，時時無定，映於水面，極詭異可觀，亦一奇也，余每晚恆喜至是間乘涼，海風拂面，心神為之一爽，星光月色，映入海中，更為有趣，靜坐觀之，往往樂而忘返，每至夜深，尤見海中輪船往來不斷，船中燈光，點點照耀海面，與天空之星光上下相映，船中機輪，絞水聲，靜中彷彿聞之，詢之父老，謂此橋係當年荷蘭人佔領馬六甲時所築，故以名之，惟近年橋之附近，海水漸淺，大船已不能停泊矣。

【金星橋與焜清橋】

馬六甲埠中有金星焜清二橋，為全

埠橋梁之冠，蓋昔日之橋梁，皆以木為之，頗不堅固，且不能經久，重載貨車及往來行人多感不便，當地英政府擬改建鐵橋，而建架之費極鉅，無法籌措，爰商之於我華僑，大資本家陳金星曾焜清兩先生，請兩先生捐助鉅資，改建鐵橋，以利交通，兩先生因係公益之舉，慨然捐資鉅萬，助之興作，而馬六甲有名二大鐵橋，遂以成功，二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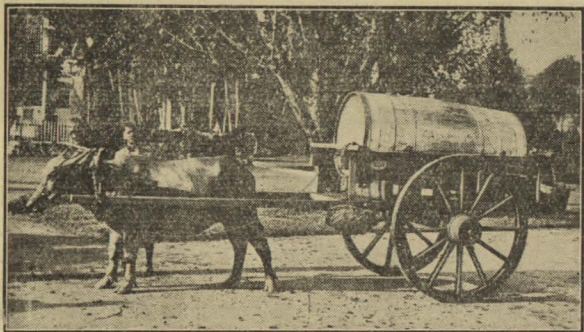
純以鐵質築之，堅固無比，至今已閱百餘年，猶完整如昔，重載往來異常便利，故當落成之後，英政府義之，全埠人士感之，因以兩先生之名名其橋，一曰金星橋，一曰焜清橋，至今履橋而過者，猶穆然想見兩先生之遺澤，其名蓋與二橋同垂不朽矣。古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若兩先生之捐建鐵橋，立功異域，誠華僑中之絕好模範，今南洋各埠中可作之事業多矣，有志之士，曷起而效兩先生，所為建立百年之偉業，冀與兩先生之名，同垂不朽乎。

【各種車輛】

馬六甲面積甚小，如乘汽車環遊全埠一周，歷時不過二十餘分鐘，故尋常外出，皆以步行，所需車輛無幾，如汽車一種，皆往來各外埠，用之本埠，殊無用之必要，海口距市甚近，市中有小河一道，直達海口，有划船可以載運出入口貨物，故運貨之牛車，亦無須用之，現有之牛車，不過數十輛而已，人力車，尤非需要之物，可有可無，故現有之數，不過百餘輛，而每日所獲勞資，且多不甚富饒，未足為餬口之計，現在美領菲律濱羣島已廢止人力車，荷屬各埠華僑繼起為廢止之運動，英領各埠，潔淨異常，光綫空氣亦皆適宜，冲凉房之清潔，尤令人快意，每室頭等三元，二等二元，三等一元五角，樓下前部賣酒，後部賣中西餐，所作食品亦鮮美有味，余至馬六甲時，寓於其處者，為日最多，次為東商客棧，設於武雅拿野亦廣東人所設，規模設備稍遜於益泰酒店，房價亦略減少，余曾寓居其間，亦頗令人適意也，此外又有益商悅來二棧，亦在武雅拿野各埠往來工人多寓其間，房價甚廉，內容設置殊簡陋，視前二處實平遠矣。

水

車



近亦有人提倡廢止之論，風氣所趨，遲早皆當實現，馬六甲土地甚小，人力車本非需要之物，而其數不過百餘，以全埠工場商店及膠園椰園等，消納此百餘人力車夫，其事實至簡而易行，故英領各埠，如實行廢止人力車，當自馬六甲為始，因其人力車夫，最居少數，最易消納，絕無失業之患故也，馬六甲不乏熱心社會人士，盍起而提倡之乎。

【客棧】

馬六甲市中，客棧最有名者，為益泰酒店，設於武雅拿野，係廣東人所經營，樓房極寬敞整潔，房間高大，室中器物及被褥等，均

潔淨異常，光綫空氣亦皆適宜，冲凉房之清潔，尤令人快意，每室頭等三元，二等二元，三等一元五角，樓下前部賣酒，後部賣中西餐，所作食品亦鮮美有味，余至馬六甲時，寓於其處者，為日最多，次為東商客棧，設於武雅拿野亦廣東人所設，規模設備稍遜於益泰酒店，房價亦略減少，余曾寓居其間，亦頗令人適意也，此外又有益商悅來二棧，亦在武雅拿野各埠往來工人多寓其間，房價甚廉，內容設置殊簡陋，視前二處實平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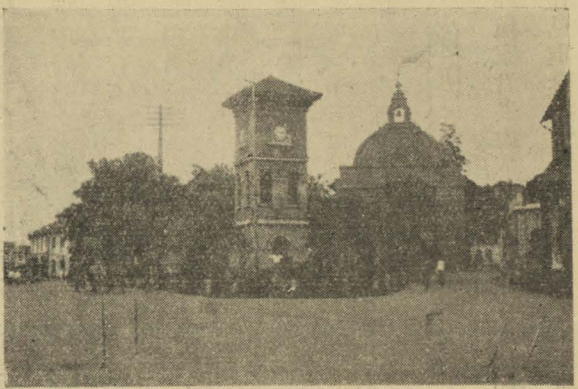
【廟宇】

馬六甲埠內，廟宇甚多，其著名者可得五處，一為青雲亭，在居務角內，祀觀世音菩薩，有僧徒數十人居之，市民多往拜禱，遇朔望二日，香火尤盛，一為王爺宮，在伊日所祀不知何神，但稱之為王爺而已，一為寶山亭，在三寶井旁，祀明太監鄭和華人及馬來人競往汲取井中之水，謂井係鄭和所掘，以供飲料，或冲凉之用，則靈異可却百病，以是虔祀鄭和香火為之大盛，一為玉霄宮，在東街祀玉皇大帝，內有道士居之，一為觀音廟，在觀音亭街，廟前設有戲台，禱祀者，常演戲以酬神，市民空巷往觀，香火之盛，尤過於以上各廟，馬六甲之迷信神佛，於此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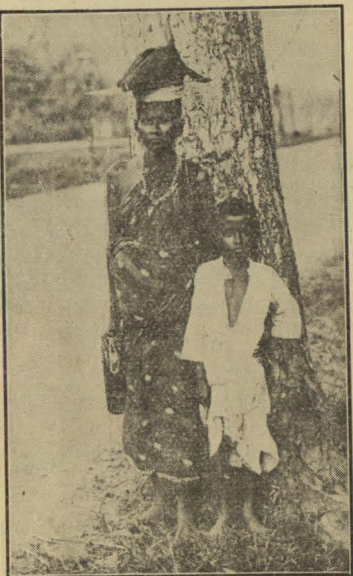
【天主教堂】

馬六甲天主教堂，建築最久，為數百年之古物，十字架高插天際，堂壁上苔蘚叢生，青碧斑斕，似表示其閱盡人世滄桑之意，觀之彌覺古雅，且有深意寓於其間，堂前古木數本，綠葉參天，甬道旁花草繁茂，爭妍競艷，蜂蝶飛舞，尤為可愛，每日晨昏二時，鋼琴聲鏗鏘然，出自堂中，悠揚上下，挾以誦經之聲，亦彌覺可聽，又於夕陽後，傳教西婦，輒携幼童數輩，嬉戲堂前，以樂天真，觀其藹然可親之狀，足徵西婦之善於教育子女也，堂後臨河邊街處，有大時鐘一，相傳設置

鐘樓



吉寧人理髮館中之容屬



亦甚古，鐘絕鉅，四周皆現模糊斑斕之色，每晚鐘聲喤然，頗足發人深省。

【鐘樓】

鐘樓建於馬六甲市中，在政府之前，其高數丈，巍然立於通衢之間，四面行人，皆可望而見之，為華僑陳君金水捐資所建，築至一七八六年，其子若錦君復光大先人之遺業，重修之，樓上刻石紀其事，余於海峽三埠中，華僑之建築物，最重視者有三，一為新加坡之陳篤生醫院，一為檳榔嶼之黃務美公市，其一即此鐘樓也，是皆能於海外殖民地，為吾民留宏大之紀念品，使後之遊其地

者觀其規模之宏麗、工程之浩大、穆然想見先民之遺烈、即外人觀之、亦將生其景仰之心、豈非不朽之盛業乎、華僑資本家、不乏興建之舉、觀於此樓、宜知所以取法矣、

【吉寧人理髮館】

馬六甲市中廣東人所設之理髮館、頗不多觀、雖有三三家、率皆規模簡陋、屋宇湫隘、所用器具、多不清潔、上流社會之人、頗不喜之、惟吉寧人所設理髮館、計有六七家、設備尚不惡、屋內有電扇、可隨時開動、一切器物、亦潔淨異常、理髮匠、皆身著白衣、頭蓄博士髮、櫻色之面部、及兩手皆以白粉敷之、藉掩其醜、使不為顧客所憎、其竭力要好之心、殊不可及也、余居馬六甲時、恆以廣東理髮館之不潔為苦、迨見吉寧理髮館竭力要好、頗動其好奇之心、爰至一吉寧理髮館理之、彼等見余衣服整齊、歡迎甚至、刮面時、惟恐有不潔之處、用力反復刮之、余因其用力過猛、稍覺作痛、即以手撫之、詎彼見余撫摸、益用力刮之、蓋誤以余之撫摸、為嫌其不潔也、其後余因其用心要好、恆至其處理髮、雖言語不通、偶有誤會、亦非所計也、

余因其用力過猛、稍覺作痛、即以手撫之、詎彼見余撫摸、益用力刮之、蓋誤以余之撫摸、為嫌其不潔也、其後余因其用心要好、恆至其處理髮、雖言語不通、偶有誤會、亦非所計也、

君 快 成 鄭



【鄭成快君】

鄭君成快字奕良

閩永春人、性坦率、廣度量、讀二年、即遊南洋從事商業、首終在馬六甲或為傭、或為販、十年困苦、至三十二歲、始逐見發迹、現年五十矣、建樹甚多、商店有崇豐號、樹膠較有和隆、蠟燭荒數千畝、遍種膠樹、碩莪、大薯、果子等、為甲坡最有名之種植家、君崇尚革命、民國前、即與沈鴻柏等共組織同盟會支部於甲、前後傾資數千、以充軍費、許崇智及諸偉人等、每到甲、則首謁君、其見重於常人如此、君為南洋興學之卓卓者、甲坡培風培德二校、皆首捐巨款以成之、其尤膾炙人口者、永春某學校經費、仔肩獨挑、計四年中、凡捐二萬餘金、此外鄰埠各學校、聞風而來勸捐者、尤難枚舉、至有將捐帖預書君姓名及款額、以呈君認可者、君一依擬而交、其慷慨類如此、君待人接物、悉以和平為主、交友情恕理遣、職是之故、貽累之者亦頗多、嘗為某友擔保數十萬金、友不能償、君亦適困、現尚按月還息數千元、不啻一悔字、其恢宏廣度又如此、有日本女名窩亞雙者、慕君為人、願充外婦、君並娶之、窩乎窈窕、不妬、庭幃肅肅、其樂也融融云、

第四章 名人

【曾江水君】

曾君江水字右甘、原籍福建思明、而生於馬來半島之馬六甲者也、品性仁厚、商才綦優、在甲開張承龍發號、復置橡膠田數千畝、建築物不動產又若干、為甲坡一大資本家、賦性謙虛、無詬無驕、以貴為善、要以教育獨多、捐於甲之培風學校、凡一萬七千五百金、捐於星洲華僑中學、且萬金、捐地一大段與甲之中華學校、為建築校舍之用、值三千餘金、其他善舉、或百或千、於僑界、如福建會館、如培風培德二校、如中華商會、及一切團體、多舉之為總理董事、英政府亦舉為簡府、君無愧為甲坡之最有名譽者也、

【楊焜郡君】

楊君焜郡閩之晉江洋塘鄉人、為人慈祥、憫恤、心事瑩瑩、年二十一、南來馬六甲坡、治商、創業益隆、號及和隆、橡皮較聲名昭鑠一時、君挂名革黨、早在辛亥前六年、當時黨人殊少、詆諆者、不遺餘力、謂革命無槍炮土地、決不能成功、君應曰、患無民氣耳、有民氣、則鋤耨棘矜、足勝鉤戟、長鏢、糕之熟也、豈必火為直接、被其氣而已耳、辛亥民軍既興、君奔走籌餉、心力俱瘁、無何、袁氏竊國、亦復傾帑千數、助其軍實、其重國疏財如此、君助資社會、尤有可紀者、甲坡培風培德二學校也、閱書報社也、祖國賑災團及紅十字會也、在在得君之巨資而後成之、君素崇人道主義、對於老者安之、幼者懷之、不失孔氏之道、人多欽之云、

【陳其研君】

陳君其研福建同安馬巷會厝籍、為人身行儉約、在事精勤、復顛直廉潔、幼業稼穡、年十五、隨兄其盤渡馬六甲、供職協泰商號、四年回國結婚、旋復渡甲、開泉泰酒莊、未幾、續開餘發齋酒號、並闢美地八十畝、為樹膠之藝、年來膠值奇漲、家資豐贍矣、熱心社會事業、尤力提倡教育、為國育才、發起開辦籍鄉學校、慨捐校舍一座、約萬餘值、里閭譽不容口、歷任馬六甲培風學校校董、為福建會館會員、所為善舉、更僕難數云、

【沈鴻柏君】

沈君德周字鴻相、閩之泉州人也、性剛介、貌謹嚴、平居寡言笑、就與譚、則和藹可親、人有所委、勿輕諾、諾輒力踐其言也、中日一役、我國台灣澎湖羣島被割、東南藩屏、一旦盡喪、君目擊痛心之、越年、會兄鴻恩在南洋馬六甲經營之、領我山之人佐理、招君往、時君方二十一歲、年富力強、正有遠游之心、母氏素嘉君志、亦令速就道、遂慨然南游、助之壁畫、後出其餘力、從事闢植、碩莪樹膠、披荆斬棘、事必躬親、不數年、業大起、衣食贍足、迎養母氏於甲、遂家焉、然君夙懷大志、視苟安衣食、每引為恥、既而孫中山先生、以謀復清政、在南洋著名各埠、設立同盟會、號召同志、以期大舉、君聞之、曰、斯足以展吾志矣、遂入會、泊辛亥秋、義師起武漢、連以巨款接濟、事成、辭功不居、一意謀海外教育、發展商業為己任、先時國人南遷者、歷唐宋以來、已達數萬、從各不相關、毫無互助之精神、自君以事